



「爾時象中，有一天女，名曰淨光。佛言天女！……汝以是因緣，今得天身，舍是天形，即以女身，當王國土，得轉輪王，得大自在。汝於爾時，實是菩薩，現受女身。」

該經卷六「大雲初分增健度」第三十七之餘則載：

「是天女者，爲衆生故，現受女身。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。女既承正，威伏天下。閻浮提中所有國土，悉來奉承，無違拒者。女王自在，摧伏邪見！善男子，如是女王，未來之世，當得作佛，號淨寶。」

據道宣的「大唐內典錄」卷三之七中標明，尙有前秦竺佛念譯的「大方等無相經」五卷，早已佚失。當時沙門懷義與法明等十人，可能是據曇無讖譯本作疏爲武氏稱帝找尋依據吧。

長壽二年（六九三年），天竺僧人菩提流支譯「寶雨經」十卷，經中有這樣一段經文：

「爾時東方有一天子，名曰月光，乘五色雲，來詣佛所。佛告天曰：『天子，以是緣故，我涅槃後，最後時分，第四、五百年中，法欲滅時，汝於此瞻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，實是菩薩，故現女身，爲自在主，經於多歲，正法教化，養育衆生，猶如赤子，令修十善，能於我法廣大住持，建立塔寺，又以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、供養沙門。』武氏爲此大悅，在她所撰的「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」中寫道：

朕曩劫植因，叨承佛記。金仙降旨，「大雲」之偈先彰，玉辰披祥，「寶雨」之文後及。加以積善餘慶，俯集微躬，遂得地平天成，河清海宴。殊祥絕瑞，既日至而月出；貝牒靈文，亦時臻而歲洽。……朕爰自幼齡，歸心彼岸！常願紹隆三寶。安大寶

之鴻基，發揮八聖，固先聖之丕業。」

除大弘「大雲」、「寶雨」經外，武則天對「華嚴經」特別重視。她認爲晉譯六十卷的「華嚴經」不完備，決心重尋梵本，重新翻譯。證聖元年（六九五年），她降旨於洛陽大遍空寺組建譯場，延請于闐國沙門實義難陀主譯，菩提流支、義淨、復禮、法藏等人助譯，至聖曆二年（六九九年）十月，八十卷「華嚴經」新譯本譯成，武氏非常關心此經翻譯，她親自作序，並敕法藏講授。在她的支持下，由法藏集大成的華嚴宗也跟着立宗。武氏在「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」中還寫道：

「『大方廣佛華嚴經』者，斯乃諸佛之密藏，如來之性海，視之者莫識其所歸，挹之者罕測其涯際。有學無學，志絕窺覷；二乘三乘，寧希聽受。最勝種智，莊嚴之跡既隆；普賢文殊，願行之因斯滿。一句之內，色法界之無邊；一毫之中，置刹土而非隘。摩竭陀國，肇興妙會之緣，普光法堂，爰敷寂滅之理。緬惟奧義，譯在晉朝，時逾六年，年將四百。然一部之典，纔獲三萬餘言，唯啓半珠，未窺全寶。朕聞其梵本，先在于闐國中，遣使奉迎，近方至此，既覩百年之妙頌，乃披十萬之正文。粵以證聖元年，歲次乙未，月旅姑洗，朔惟戊申，以其十四日辛酉，於大徧空寺，親受筆削，敬譯斯經。遂得甘露流津，預夢庚申之夕；膏雨灑潤，後覃壬戌之辰；式開寶相之門，還符一味之澤。以聖曆二年，歲次己亥，十月壬午，朔八日己丑，繕寫畢功。添性海之波瀾，廓法界之疆域！」

武則天還與當代禪僧有勝緣。據宋「高僧傳卷八·神秀傳」載，天授二年，她降旨召北宗神秀入京，（師當時已九十五歲）「輿上殿」，女皇「親加跪禮，時時問道。王公以下，京邑士庶，競至禮謁，望塵拜伏，日有萬計。」她還敕令在神秀住過的湖北當陽山建寺，「以旌其德」。六九六年，根據神秀的奏請，又詔南宗慧能入都，慧能稱疾固辭不去，最後她只好把慧能的「得

法袈裟」請到長安供養。據「歷代法寶記」載，這件袈裟後來被轉賜給禪僧智詵，而以「摩納袈裟一領，及絹五百匹」贈給慧能，並令韶州守臣安撫山門。

據「西陽雜俎」記載，長安二年（七〇二年），武氏把一尊「高與身等」的合金佛像和「九部樂」，從「大內」請了出來，在彩乘象輿，羽衛四合」的簇擁和她親自參與下「送至崇義坊招福寺」，「街中餘香，數日不歇！」

武則天還熱心鑄造佛像。著名的山西龍門佛窟就是她當貴妃時以脂粉錢二萬貫刻造的，龍門的那尊女相佛像，傳說是按照她的形容刻的，藝術造詣極深。據記載，長安四年（七〇四年）夏四月，她下詔天下僧尼每人出一文錢，為在洛陽城北邙山的白司馬坡鑄造大佛像作貢獻，很快就募集了「一十七萬貫」。張廷珪「唐會要」載稱，當年冬天，大佛像造成，女皇「親率百僚禮祀」，情況極一時之盛。

除此之外，武則天還為佛教做了以下幾件事：

一、永昌元年（六八九年）敕僧等於玄武門北建立華嚴高座八會道場，與會僧尼數千，武氏親制「聽華嚴詩」並序。

二、于闐沙門提雲般若謁武氏於洛陽，敕於魏國東寺翻譯，至天授二年譯出「華嚴經·佛境界分」、「法界無差別論」等六部七卷。

三、天授三年，敕禁天下屠、釣，前後共八年。

四、長壽三年五月，敕天下僧尼隸祠部，不須屬司賓。按唐初鴻臚寺有崇玄署掌道、釋二教。後又置寺觀監，貞觀中省。

五、證聖元年，沙門義淨游學天竺二十五年歸國，帶來梵本經律論近四百本。武氏御上東門迎接，敕於佛授記寺翻譯。義淨譯出「金光明最勝王經」，武氏為制「聖教序」。

六、天冊萬歲二年，洛陽弘道觀主杜某求為僧，賜號玄巖，賜夏臘三十，此為賜夏臘之始。玄巖撰「甄正論」，以尊佛教。

七、聖曆二年，敕沙門法藏於佛授記寺講新譯「華嚴經」，並引對長生殿，敷宣玄義，成「金師子章」，封藏為賢首菩薩戒師。

八、長安四年，實義難陀自久視始譯「大乘入楞伽經」，至本年圓滿，成七卷，武氏為制序。

可見武則天對佛教的推行也是不遺餘力的，以上事跡，見「全唐文」卷九五、「舊唐書」卷六「則天皇后本紀」，「新唐書」卷四「則天順聖皇后本記」，卷七十六「武皇后傳」以及「宋高僧傳」卷二「實義難陀傳」卷五「法藏傳」等。

現存武則天的佛教著作中，「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」第二卷第四冊載有：「方廣大莊嚴經序」，「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」、「三藏聖教序」、「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」、「禁僧道毀謗制」、「釋教在道法上制」、「僧道並重敕」等七篇，均選自「全唐文」卷九十七。

關於武則天的功過，歷史上有不同的評論，因不屬本文範圍，這裏不予引述。但是，武則天不失為歷史上的一個偉大女性，她的才能遠遠超過呂后與慈禧。她生生為護持佛教，紹隆三寶所作的貢獻，也是不容抹煞的。自於她自身的業報，因果是不爽的，未能是非不分，混淆一起，或不加分析，輕率作出結論，這是值得引起歷史評論家注意的。